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五

論

管仲

公孫羆肱

蘇秦

陳軫張儀

董安于

信陵君

魯仲連

燕太子丹

漢高帝

貨殖

言易者不言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五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恭閱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

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于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

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愼。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闢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凝者。近疏者。近鑿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于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于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

一篇大意亦欲人輕信詩

嘗

引證亦詩

正不嫌詩叢

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在稍爲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累與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

不同故妙得乎

以境生情由月徙已覺有與于前者友人沈雨若会之數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强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爲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與于漢漢之不與于游夏游夏之説詩不與于作詩者不幾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説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詩可以興正以其隨觸而能發耳豈拘拘泥于一

哉。斯論大得其旨。

我之意未必爲古人之意。更有出于古人之意。斯

其爲善學詩。立意與選詩歸同。

讀鄭公羊上

看定人品如是次類不處發而是以自款

本情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鄢。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于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臾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卽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

又翻出一新想

所謂厚其毒

加其詐爲必不至此

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察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

巳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内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頴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足明莊公之凶而狡矣

狠心辣手釀其惡而乘之的是莊公本志兮詩以

定毀之人品。就言以銓菴公用心。無可規避。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絶而莊公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傳曰諱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

說至此魯莊何以爲顏

鉅作精華集

受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郜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千載下猶之爲人子者

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讐之義也

魯莊之事良有遺醜只可存其理而已矣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

數語論勝筆

收絕有方

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皆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顚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絕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總一多算勝少算借一宋以完曹衛楚先得其勝籌而孰知一變而俱失之哉子玉固難爲先軫敵也制勝廟堂豈虛語哉

荀林父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為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為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縠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縠辟厥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閫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狥一先縠

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覩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縠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坐先縠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縠晉不幾失刑乎

不能將將何以禦敵林父誠無辭于罪

○○甯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為而又不得不為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承父遺命○與公子鱄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鱄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

鱄之死宜
及于齊何
議也

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肅矣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强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鱄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于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眞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僱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即

勞謙畏愼求免于晉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爾厲
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
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弒
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政由甯氏愚之也心豈忘甯氏哉功成不退直自
殺其軀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是强國于不覺

鄉兵自是富強

術

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

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任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說寓兵于農之意極其明快知此可免客兵之募省客兵之擾

今之難鄉兵者曰人戰其地心以反顧怯不曰心以自顧堅乎即日耕夫不堪戰固有練之法在也且足以不乖足以相識實有勝塲

有識語

中能

公孫黑肱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歛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

可畏

識更大

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寧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說至貪吏之貽害身家天下貪亦可以已矣由此觀之敗于不肖子孫僅爲家禍猶是國之大幸

用六國原非
秦得已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者而先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强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敎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

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朞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朞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六國將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六國將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

國遊士之所必往也所爲之也

只看秦旣用于六國又激張儀入秦借爲表裡則其苦心何如其用于六國誠不得于易者而圖于難也

兩人一事難如楚懷可令人氣咧

陳軫張儀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于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

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

伍許諸作使

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忠智二字足定二人然軫之識每軼于儀上則軫可云忠智而儀則併智而未可名也

慮者出已然未有一敗備爲虛應逆備有

世無孟談安于之心亦未能露

〇〇〇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簵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練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牆寓兵於柱

竹頭木屑之備相去則更巧

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君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

人臣爲國任事未有不集勞怨者當安于之聚菽範銅豈不日縻民力而耗國財哉備之功隱而難圖甚于救之備顯而易從者

好非其人適爲比匪

妙有分明

信陵君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操得

原非以一救趙畢事者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敎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敎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敎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

侯生酒中一死而寄且實打牛

搭下巧个

打合更巧

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附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搦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圖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鉄

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躄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功建名立信陵直勝于三君然其要在得士而孰知其要更在于能識人也

過度處鶯之度柳拈合處磁之引鐵

節而無才不可以救世

當日六國雖見不及此所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

以日割地稱臣而終滅于秦

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

方議帝秦無敢救趙以忤秦

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詞巳

兩事然相成

明眼直燭事之始矣

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圍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興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合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眞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仲連口角亦不離策士但能脫然富貴其品有獨

知心

起耳○其爭帝秦之主意○及折新垣衍之得力處○

○一指出手眼甚快至謂與信陵相成更人所未及知○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卿曰今太子聞光盛

讀書至此毛求勝影溺矣

明勝燃犀

留曰荊卿亦非昧昧止逞于一劍

壯之時不知吾形巳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巳之所以辭太子者非借一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

秦亂[illegible]從約解矣[illegible]未能挾哉

忠孝[illegible]烈至此頓[illegible]生色

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銜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舍合從無以制秦秦王見刺則秦國内亂從之約堅此真深情苦志不可沒者

自有緊關在

驕其志疲其力窮其惡多其敵是小之終勝大處

〇〇〇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

批詠一局證此益見

下句收妙

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懸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傷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為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明于審勢觀理實有漢高當日本謀所不及者兩勢并握定亦猶勢于既定黑白縱橫而成局

高馭英雄大張王

說足淮陰不反辯

○○○又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駕馭能盡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與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擾龍馴虎卑菲不得名分二字有機權焉在創業者尤甚然兩奇信軍子實笑信之疎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稱之者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欲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

光鍾金注一論處分恰可

已足以補其缺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辨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徊顧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

終是險著

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王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亦是事已成見得如此其實其際亦危五字是正

論。然就論中觀之。似帝果有此一種婉曲肺腸。無悍后不足以制强臣。有强臣亦足以制悍后。交相制不得逞。固處弱子之情也。勢也。是足以得帝之心哉。

朴處

蕭相國

蕭相國朴忠人也明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前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遍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

如此自振方為善亦是善術論

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忠尚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為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昔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朴忠二字可盡相國其所以著其朴忠處殊似要知忤處以朴其得免處還以其朴

於個[illegible]便[illegible]人用人便得在事外矣

與性理論同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縱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

都是脫胎事外根脚

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汁信越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用人者自能不用于人留侯原三傑中最高者說一用人連證以幾箇用字文情浩暢

[illegible][illegible]說賈矣亦人矣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挾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

有道術處

非敏古氏不我廣

諸臣之所巳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巳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亨衆力兩竆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巳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

樂守黃老之
中[illegible]未嘗忘
其有爲之心

更雜

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討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于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

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費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

世多以辨士名之孰知其才奇知沉有如此哉非得曉人令奇人塵埋千古

文處能補武功之缺聯處能醫見忌之身安劉下越賈真可埒酈侯壓絳灌矣

其議須以是奴虜中人

衛青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内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

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耶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為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倦青不早為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

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衛青是極乖巧知足人奴虜中如何畱得他住刷

席流汗盆子直是奴才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鉤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賁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避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於萬乘以報私怨後雖梟臨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酧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此無以自固於上用

用臣之效于
見懸未行不
怨上為于者

之皇太子充蠱頭一着巳託之無餘充雖强黠愆亦莫能自必然上御日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於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元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迺充之危皇太子以漢武信之漢武之奸察漢初

故然尋源之論。

察之一字最是小人乘英主之隙。至父子之不見保。況君臣乎誠險矣哉。足爲英主規已。

所謂報還必大式自務之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寬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轂中
式之彊恐出弘上遠矣至巳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
鹽鐵船筭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
一生獲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
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巧于盜利盜名式固大盜之尤也奈何以一部夫
盡之此論燭其隱深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

計進勝于手法要非理財之正軌

職耗靡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日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

臣爲詐皆敢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故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說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覩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天子下同商賈則兴體同于盜與兵必至傷民此所以猶取平準也亦不得巳之意也

才以從人術
以節出

貨殖

貨殖之說昉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知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蓄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一之所致是何

只不可爲俗
人借口

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旣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貨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

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所而又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

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殖者生殖原主于生不是强聚此史遷所以惎以爲自傷者誠陋